

中国历代智慧人物丛书

诸葛亮

诸葛亮



中国历代智囊人物丛书

诸 葛 亮

雪 悟 著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1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诸葛亮/雪悟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96

(中国历代智囊人物丛书)

ISBN 7-5065-3253-0

I. 诸… II. 宋… III. 诸葛亮-生平事迹 IV. K827.36

书 名: 诸葛亮

著 者: 雪悟

出版者: 解放军出版社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邮政编码 100035]

排版者: 泰能照排中心

印刷者: 北京兰空印刷厂

发行者: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

经销者: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6 年 11 月 (北京) 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500

书 号: ISBN 7-5065-3253-0/K·337

定 价: 13.00 元

(如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调换)

目 录

第 一 章	乱世童年	(1)
第 二 章	晴耕雨读	(14)
第 三 章	十年一剑	(30)
第 四 章	临危受命	(47)
第 五 章	荆州争霸	(66)
第 六 章	进军益州	(85)
第 七 章	孔明入蜀	(95)
第 八 章	难挽狂澜	(108)
第 九 章	白帝托孤	(121)
第 十 章	辅主治蜀	(135)
第十一章	南中平乱	(150)
第十二章	南边策略	(165)
第十三章	出师中原	(176)
第十四章	二度北伐	(199)
第十五章	借雨阻魏	(214)
第十六章	八卦显威	(228)
第十七章	五出祁山	(241)
第十八章	最后一战	(252)

第一章

乱 世 童 年

晚秋的阳光从西窗斜照进来，照到室内的病榻上。病榻上躺着已经卸任的泰山郡郡丞诸葛珪。他的面容灰黄失色，颧骨隆起，双目深陷。但他还能感觉到懒散的阳光在自己的脸上移动。自入秋后，他就一病不起，两个月下来，疾病已把他折磨得毫无意志，越来越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三天前，他勉强写下一封卸任的书信，托人送到了衙门里，算是最终告别了给别人充当幕僚的抄抄写写的生涯。

病榻前还坐着两个相陪的人，个子高挑，面相温和的是诸葛珪的长子诸葛瑾。诸葛瑾的左臂上绑着一条白布，他是在为母亲服丧。母亲章氏去逝还不到三年。另外一个长得目秀眉清的则是排行老三的诸葛亮了。

这年秋天刚满 12 岁的诸葛亮托腮坐在父亲的病榻前，不苟言笑，只用双眼怔怔地望着生病的父亲。他记得自己两年前也曾这样望过母亲的。母亲临终时，用枯瘦的手摸着他的额头说：“孔明，你只记住娘一句话，好好读书，书中自有黄金屋。”此时，诸葛亮真害怕父亲也会说出这样的话，他突然抬头叫父亲一声说：“我宁愿不住黄金屋，也不要你离开我们。”

诸葛珪听后无奈而又无力地苦笑一下说：“孔明，血肉之躯，哪有不老的时候。”

年少的诸葛亮瞪着一双天真的眼睛：“怎样才能不老？”

“你见过县外的泰山，我记得带你去爬过，那座青山是不老的，曾在青山下面住过的姜太公是不老的，因为他开创了齐国。以后的孙武和庞涓也是不老的，还有颜子推和王羲之也是不老的。”

诸葛亮没有深领父亲的话，他哪里能领会得那么深，他还想再问下去，大哥诸葛瑾止住了他：“让父亲多休息一会，那些道理你长大了读过书才能明白。”

诸葛亮点头不吭声了。

诸葛珪则对大儿子说：“你从洛阳回家已为你母亲服丧近三年，这么长的时间里，你还没有对我详细说过你的学业，以及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咱们都只顾悲痛和支撑这个家了，今天终于有了坐在一起的机会，你就把你所知讲给我听吧，我现在心里静得难受。”

诸葛瑾说：“父亲，这么多年，你为别人操的心还不够吗？你的病就是因此而起，还是什么都不要听不要看的好，当今社会，早已混乱不堪，有些地方，战争连绵不绝，真是鸡犬亦尽，墟色无复行人。”

诸葛珪说：“这我都知道，自黄巾起义开始，咱们这里也惨遭践踏，真是令人痛心非常。”

“父亲，你总是时刻不忘国家社稷，为百姓操心。现在，你最重要的是养好病。”

儿子的关心使父亲感动了一下，他停了片刻又说道：“我知道我不会留在这个世上太久了，只愿我去后，你一定要负责好你的三个弟妹，让他们学做你祖父那样的人。”

提起祖父诸葛丰，诸葛亮相信这是诸葛氏都会引以为骄傲的。诸葛丰曾任过京城朝廷里的司隶校尉，一生克尽职守，个性刚毅，执法严明，不畏权贵。下令逮捕皇帝的外戚许章一事就是他亲自操办的。虽然，借皇威而为非作歹的许章逃进了禁宫，寻求万人之上的帝王保护，但是诸葛丰不为权贵所吓，正式上文弹劾许章，要求

皇帝严厉处分，以免伤害皇权。当朝皇帝有意调和两人争执，诸葛亮却义正严辞，迫使皇帝不得不处分许章。此事在京城传为美谈。

诸葛亮今年已经21岁。三年前，他还在洛阳太学府游学，专攻《尚书》、《左传春秋》等书，成绩在同学中鹤立鸡群。母亲不幸去世，为了服丧及照顾弟妹，他毅然放弃了学业，返回家乡。回乡后，父亲虽又为他们兄妹四人续娶了后母，但他们的家境还是因操持不周，而每况愈下。入秋父亲病卧后，他不得不瞒着家人卖掉了田产，也同时不再让诸葛亮去学馆读书了。

诸葛亮不再去学馆的事情，他听从了大哥的吩咐，一字没告诉父亲，到了读书时间，他就去读大哥留给他的功课。好在父亲不能下床走动，诸葛亮随便找一个地方去读书，父亲都发现不了。

这年的诸葛亮，已能渐渐领略到家中的困境，感觉到笼罩在家中的一片阴影。他时常地感到孤独和害怕，说话和行动渐渐变得格外的谨慎和小心，生怕有一点异常的举动而惊走了父亲。

诸葛珪觉得老三诸葛亮愈来愈懂事，却不明白他为什么变得这样懂事，也许他再也没时间和机会明白了。

这个晚秋的下午，诸葛珪的精神似乎有点好转，他和长子诸葛亮说了不少身外的事情。他们共同感叹这个有着齐鲁之风美丽、淳朴的家乡，却因东汉王朝宫廷内外的不断混斗，以及朝野上下，地主豪强之间发动的政变及斗争，把个好端端的世界，搅得到处都是战争和流亡的人群。最使天下民众痛恨的就是外戚与宦官的互相厮杀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恶果。

其实，外戚与宦官的相互渔利由来已久。

早在和帝永元四年，征伐匈奴的外戚——大将军窦宪终于从边疆的蛮荒之地得胜班师回到了京都。和帝为这位建立奇功的外戚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御驾亲自迎到了城门以外，窦宪连年征战带来的疲惫顿时化作一腔的激动，下马给皇帝磕头。

既然边疆已经平定，皇帝给窦宪加封以后让他回家静养。皇帝也在寝宫之中，享受着天下太平，国泰民安的平静生活。在晨钟暮

鼓柔和悠远召唤声中，和帝本该从此广施仁政，为天下黎民降福，但是，他却突然起了疑心。宦官郑众看出了皇帝心中所想，趁机在后宫对和帝私语：

“现在大将军窦宪，因平定了匈奴，深得众臣和民众之心，名气差不多已能和皇帝相比，窦宪也因此日渐骄横，他不仅是皇上的亲戚，又独揽着军政大权，如果他想密谋篡位，是轻而易举的。”

皇帝当即出了一身冷汗。不久之后的一个夜晚，郑众就率禁卫军用火把和刀剑围住了窦宪的将军府，逼迫着窦宪自刎身亡。窦氏全族也皆遭罢黜。事后，郑众——出身低微、陪伴后宫的“去势”之人，也有了被皇权重用的历史。郑众升任大长秋的高官，成了第一个宦官直接参与朝议的人。

随后，在安帝期间，安帝的乳母王圣利用邓太后去世的时机，使历史重演，联合宦官李闰、江京发动政变，也使当朝的大将军邓骘一族走了窦氏家族的命运。

宦官干预政变人数最多的一次是以孙程为首的宦官集团，19位宦官领袖联合杀害了阎显及其家族，拥立了年仅11岁的顺帝。但是，外戚也从来没有把因裙带关系而获得的地位放弃过，特别是年少的顺帝即位后，顺帝皇后梁氏的哥哥梁冀，这个典型的“跋扈将军”和好色之徒，凭自己的机警和聪明，在顺帝死后，先拥短命的两岁孩童冲帝继位，又拥八岁的冲帝堂兄质帝登上万人瞩目的地位的颠峰。但是，还没等少而聪慧的质帝形成气候，梁冀便因质帝对“跋扈将军”这四个字的批评，暗中派人下毒谋杀了质帝。之后，拥立15岁的外藩皇族桓帝继位。梁冀虽容貌奇丑，但其妻孙寿则美艳出众。梁冀的权势能一手遮天，凡各地的父母官朝贡天子的礼物都要从梁府里过一下，孙寿就捞取珍宝，衣饰起居完全模仿长公主的仪态，过着真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生活。梁冀也暗地里称自己是“太上皇帝”。

梁氏家族，封列侯者七人，为皇后者三人，为大将军者两人，为贵人者六人。这样的权势，使外戚在朝廷上是“炙手可热，势绝伦”。

而唯一和他们有机会作分庭抗礼的也便只有宦官了。

自古以来，宫廷里的宦官都是不是男人的男人，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中一群具有特殊身份的人，他们被皇权所害也被皇帝所喜爱，因为他们出身寒门，对皇权无法构成威胁，也因此而能取得皇帝的信赖。所以，他们有机会介入政治实务，皇帝御笔点下的诏书以及下面的进呈文书都由他们经手，加之他们大多同情被外戚垂帘听政的年轻皇帝，于是，他们和被外戚排斥的下级官员，自发地结合起来，为当朝的皇帝再卖一次命。

当东汉的历史到了公元135年，顺帝阳嘉四年，朝廷一定是看出了宦官对自己的帝王地位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于是，便正式下诏规定宦官的爵位可以让他们的养子世袭，并且继承其财产。曹操的父亲曹嵩就是在这样的规定下成为温和派宦官曹腾的养子。

永康元年，桓帝驾崩。接着是灵帝掌政时期。新帝上台，宫廷却仍是换汤不换药。外戚和宦官的争权夺位的斗争愈加激烈。窦太后之兄窦武，和太傅陈蕃对铲除宦官进行了长期的准备和密谋，没想到，事机泄露，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结果双双遇害。于是，宦官的权势反而在这一历史时期到达峰颠。本该由此平息下来的恶性循环般的宫廷内讧，却在这时，有了另一股力量成了外戚宦官的敌对势力——士大夫阶层。“第二次党锢之祸”就是这一时期发生的知识分子惨重悲剧。

在外戚和宦官的交替流血、屠杀、斗争之间，知识分子们清醒地认识到若要扩大势力，就要占有推举的道路。

推举这一制度还是从东汉王朝的开创者汉光武帝时期受到格外重视的。在那个时期，东汉士大夫阶层，是以地方人士对其有学问、有人品的人员推举给地方长官，地方长官再依级向朝廷推举。推举的名目有“孝廉、贤良、方正、茂才”等。这由汉光武帝亲自制定的制度已明显充满了儒家学说的思想，所有仕官向上迈进的台阶都是以“德行”为基石。所以，外戚和宦官在斗争之外也没忘了推举自己的亲信和门徒，这样，使原来就让知识分子越走越拥挤，越走

越狭窄的仕途咽喉之道，凭空地更加拥挤和狭窄。骨梗在喉，不除不快，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们，不得不在汉光武帝后代的眼皮子下面，为摇摇欲倾的汉末王朝再冲来一股巨浪。

在冲来的这股巨浪中，他们的源头并不是来自同一条河流。

首先是“清议”派。这是群不屈服于外戚及宦官的知识分子部落，他们是一批喜欢对政治进行议论和隔靴搔痒般批评的政客。

其次是“浊流”派。他们为了自己的需要，可以不顾及知识分子的清高，在权和利的诱惑下合污于外戚或宦官。

唯有“清流”一派，是东汉晚年知识分子的骄傲。这是一群真正的知识分子，无论历史、现在、未来，有这样的知识分子都是一种骄傲和资本。他们以儒学理念为自己的思想及立身的阵地。第一次“党锢之祸”是在桓帝掌朝的前一年。郭泰和贾彪为当时“清流派”的揭竿者，他们迎合了桓帝时代来自知识分子内心的正义潮流，带着为民请命的愿望，集牡丹城洛阳太学生和各地私塾的学生，汇聚成2000多人的人潮，涌到天子脚下的京城，严厉批评、指责横行霸道的宦官政权。可惜，这群手无寸铁的清流党人，终遭到禁卫军的逮捕，被捕的清流党人，多数被判监禁终身。第二次“党锢之祸”的领导者是在朝的“八俊”之一李膺和“八顾”之一范滂等人。但这次同样以悲剧而结束。这次事件有百余名清流派名士被杀和牵连，天下知名的儒学家，也有五六百人被诬陷而殉难。60多岁的李膺同样没有避过难关。他声言国家有难，怎能回避，何况“生死有命，不愿苛免”，在严刑拷问下，不屈而死。两次“党锢之祸”震动朝野上下，一时之间，宦官成为公敌。只有残存的清流党人，怀着对当朝满腔的失望逃入野林深山，从此韬光养晦，孤高求保养身之道，不再和时代作任何牵扯。所以，东汉末年出现了不少逸民隐士，他们深得民间的推崇和保护。

东汉王室的继承者灵帝，在两次“党锢”之后，仍在宦官的手掌间移动。其实，他自己也不配做民众的君主，在社稷和自己之间，他选择了后者。光和元年，昏庸的灵帝降旨把自己在离宫的西园建造

成豪华宫室。他不仅动用了宫中的积累，还听从宦官的设计，把官爵公开出卖。当朝皇帝在搜刮钱财的同时，地方豪族也忙着把土地兼并成自己的庄园。最终，把失去以种田为业的中国农民逼得背井离乡饥饿流浪。饥饿是有极限的，要么死，要么反抗，人们当然选择了后者。虽然反抗也会死，但毕竟还有生的希望。

东汉历史上至此有了黄巾起义的记录。这已经是甲子二月，诸葛亮刚好度过四个春秋的童年。

席卷中原大地的黄巾起义，使东汉王朝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来势凶猛的起义民众，使汉灵帝万分惊惧，只能竭尽全力，御敌自保。他总算有点自知之明，一方面解除被囚的清流党人，先缓和内部矛盾，以便一致对外；另一方面发天下精兵，博选将才，以皇甫嵩为左中郎持节，与右中郎将朱雋共发五校、三河骑兵及所募精兵，合四万余人。嵩、雋各统一军，共讨颍川黄巾。同时，下令征召各地军队，合力对抗义军。在训练有素的精锐官军攻击下，散漫芜杂的黄巾军尽管人多势众，终无法与之长期抗衡。加之义军精神领袖张角突然病死，消解了战斗力。故经过几个月的浴血奋战，起义军终又涣散为饥饿的流民。不过，这次他们还要背上反对朝廷的罪名逃亡。没逃亡掉的，被官军乘机疯狂报复。仅在攻下曲阳后，斩首就达10万余人。死于自己疾病的太平道黄巾军最高领袖张角当然又重新死了一次，剖棺戮尸，传首京师，以图震慑人心，防止有人再胆敢造反。

当黄巾军的头颅淹没于荒山孤岭野草间时，灵帝死了。

灵帝死时，诸葛瑾正好得知居住在瑯琊郡的母亲病故的消息，匆匆从洛阳赶回家乡奔丧。

远离京城洛阳后，诸葛瑾便很少得知朝廷里的事情，倒是他的父亲在衙门的公文里看到一些不祥的消息。

凉州的董卓，率领着地方上的土霸，起兵一路杀到洛阳城，立起了汉献帝。而朝官王允和袁绍却厌恶反贼董卓，便以讨贼的名义，起兵攻打董卓，迫使董卓从洛阳退到长安，又从长安退到 200

里以外一个小城，终被王允杀掉。

袁绍在这场混战中，渔利最多，他趁机把汉献帝的江山私自割一块，占据了江淮之地，在寿春建都，自制龙袍，企图做天下的皇帝。

不仅袁绍一人想瓜分汉室的天下，各地的豪强也同样野心勃勃。

袁术占据了南阳。

刘表拥有了荆州。

刘焉割掉了益州。

曹操打下了兖州。

公孙度和公孙瓒分别占据了辽东和幽州，东汉的江山真正到了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边缘。

病在床上的诸葛珪已不忍再谈这个被战争笼罩着的社会。到处都是兵荒，到处都是流民。

夕阳更斜，屋里已经暗淡下来。

这时，一个年近半百的人走进来，诸葛瑾和诸葛亮慌忙起身叫了一声叔父。

诸葛亮的叔父诸葛玄手中托着一包中药，他递给诸葛亮说：“让你后母去煎了。”

诸葛珪却叫道：“孔明，不用去了。”又转头对诸葛玄说，“我的病已不是靠药能治的了。”

诸葛玄说：“大哥不要这样，你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嫂子和四个孩子考虑。”

诸葛珪的眼泪不觉流了出来：“不是我不想，是我身不由己，但愿我离去后，小弟一定要照顾好他们兄妹四人。”

说话时，诸葛亮的后母端着一盏油灯进来了。后母是诸葛珪在妻子丧后不久续娶的，衙门里事多，他不忍心让自己的孩子没人照顾。

后母季氏也是贤德之人，自来到诸葛家中，克尽妇道，尽心尽

力。丈夫的突然染病，使她忧心如焚，终是妇道人家，除了料理家务和流泪之外，她也是无能为力。

随季氏一同进屋的正是诸葛亮的姐姐诸葛云和更年幼的小弟诸葛均。他们都向诸葛玄施了礼，然后站在一旁默立。

夜渐渐地来了，屋里充满晚秋的悲凉之气。

诸葛珪对自己的意料没有错，一个月后的初冬之夜，他追随前妻的亡灵离开了这个乱世的汉朝。这一年正是公元192年。

叔父诸葛玄把诸葛亮他们接到了自己家中。

这个冬天，一场又一场的大雪覆盖了这个徐州北部的琅琊郡小城。

待到漫长的冬季过后，春来雪化时，城中突然又拥来了大批的流民，他们说兖州的曹操很快就要来打徐州了，在徐州境内，他们只是歇一下脚，然后还要往南逃。凭传闻，战争是从北向南而来。

在衙门里供事的诸葛玄知道这传闻不是诈传或谣言。

果然，曹操很快打到了徐州。徐州被打，紧邻徐州城的琅琊郡小县也不复安宁。诸葛玄想，还是趁早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为好。正巧，袁术在扬州突然任命诸葛玄为豫章太守，望他接到任命后即刻上任。接到任命的诸葛玄不知是福是祸。但最后他还是决定赴任，这样，起码可以暂避眼前的战祸。

收拾一下简单的家业，诸葛玄领着全家及诸葛亮兄妹，踏上了流亡的道路。

诸葛亮的兄长诸葛瑾却没有随同叔父南行。已成年的诸葛瑾有自己的想法和打算。一是不想过寄人篱下的委曲生活，二是诸葛一家的家门要有他这个长子来重新光大。他决定和继母远赴江东。年幼的诸葛亮及他的姐姐诸葛云和弟弟诸葛均偕同叔父而行。自此，诸葛一家星散两地了。

从徐州的北部，过豫州，再到豫章的南行之路，所有的沿途景物，在14岁的诸葛亮眼里，都如一张破败、凌乱的图画。土地间的田垅已被荒草淹没，风吹草动，凄凉之气扑面而来。间或，在路沟里

躺着在逃亡时丧命他乡的农民尸体，没人掩埋，谁来掩埋？这显然已是虫豺的世界，它们在白天的阳光里也敢袭击死了和活着的行人。在逃兵荒时丢失了儿女及失散了丈夫的妇女，一路上哀嚎不止。与其说这是南下赴任之路，不如说是走了一次地狱之途。

第一次远离家门的诸葛亮，也第一次被这战乱景象给震惊了。当然，他这时还不能明白战争的真正目的，但他已能领略到战争的直接也是最终的受害者都是普通的农民。他的背井离乡，也正好是一种印证。

诸葛玄的官职倒是任了，但任命他的一方霸主袁术所下的命令只能说是名不正、言不顺。豫章太守的位置诸葛玄没坐多久，东汉朝廷又派朱皓为豫章太守。

怀里揣着朝廷任命的又一个新豫章太守朱皓来上任了。朱皓没上任以前，已经听闻诸葛亮正坐着他的位置。于是，他通过私人关系，到扬州刺史刘繇那儿借了一大批兵马。明目张胆地带着一大群兵马上任也是那个时代的特色。

朱皓率着浩浩荡荡的军队而来，一是给诸葛玄压力，二是给袁术看。

袁术本不是轻易就被吓倒的无能之辈。他本来可以阻止这次事件，不巧，他那时正训练着自己的人马准备和曹操交战，权衡得失之间，他没有给诸葛玄以援助。

诸葛玄只是一介寄人篱下的儒生，面对朱皓的武装压力，他只有望天长叹。说到事情的开端，真正的朝廷命官也仍是朝中过来的朱皓。就是朱皓不率军而来，他也无法和对方争执。再次撤离，已是无法避免的了。多留一天，就多一份生命的危险，况且，他还有一家老少。

诸葛亮再次背起简单的行李和用品，同叔父一起又踏上了流浪的道路。

流浪到何处呢？山东老家这时仍处在战乱中，走回头路只能是跳进火坑。唯一的办法是朝没有战争或相对安全的地方去。诸葛

玄想到了荆州。

荆州是一个文风鼎盛，民俗浓厚的地方。特别是荆州的襄阳城。况且，在荆州任刺史的刘表还是诸葛玄的老友。而刘表早年也是清流派在官场中的主要领袖之一，人品端正，声望远播。当年，他曾不赞成卷入到不必要的争执中，对那种混乱的状态，投进过多的热情，便会牺牲掉自己的热血。所以，他一直采取闭关自守，一心看管好自己的田园和百姓。董卓和反董卓的势力相互争斗，他是只听不问，袁绍和其弟弟袁术的明争暗斗，他更是不参与。这样一个明哲保身的刺史，倒还真的在那个繁乱年代保住了他地盘的安宁。要到这里生活，真是再好不过的了。

但是，从豫章出发到江西，再到湖北的荆城却有遥遥千里的路程，靠两条腿走路，不知要到何时，可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只要前方没有战争，再艰辛也不能顾及了。

从江西到湖北，诸葛亮一行人沿长江逆流而上。一路上，他们已卖掉了仅剩的一点家当，千里投奔竟变成了千里流亡。

这年的诸葛亮已渐渐长大。短短几年间，他所经历到的社会动荡，家庭变故，门庭沦落，亲人离散，四处流浪，都在心底刻上了不可磨灭的伤痕。在这一切给他创痛的同时，也赋了他一个沉默的个性。他也就只能沉默了。他用眼睛透过沉默看待他所生活的社会，的确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逆江而行的.小船，在混浊的江流冲击下，把诸葛亮颠簸得疲惫不堪。从江西卖掉最后一份家当租下的这条小船已在江水中漂摇了10多天了。正如明朝初年，荥阳知县杨基在一首诗中所描述的：

江水东流万里长，
人今漂泊尚他乡。
烟波草色时牵恨，
风雨猿声欲断肠。

终于弃船登岸了。上岸之后还有一段步行的路程。他们一行人先在一个小店里休息了一下，店主是个憨厚淳朴之人，告诉诸葛玄前面的一程丛林路，不知从哪里流来一伙盗贼，你们这一行人看样子也不是甚为清寒人家，要多加小心。诸葛玄这个时候只有无奈的苦笑，他们哪还有什么财产，也只有妇人们的首饰没有变卖了。但他还是谢过店主，辞别而去。当然，留给妇人们的那一点财产还是不能失去的。他一一地取了下来，交给刚满15岁的诸葛亮，让侄儿放在背上的行囊里。这个行囊里包着诸葛家族的家谱和诸葛玄任官时得来的珍贵书籍。当然有孙武的兵法，以及道家和儒家的精神典籍乃至一些随身的衣物。10年前，还是一个官僚地主的殷厚之家，转眼之间已没什么可炫耀的了。

果然，店主所说的事情发生了。

诸葛玄到底是见过世面的人，面对几个蓬头垢面的盗贼，他没有表现出过份的惊慌，他从对方的口音里，也已听出对方不是本地人，又从一个盗贼所使的钢刀上，看出了洛阳的字样。显然，这是董卓之乱时，不知被哪方追杀而逃亡来的兵卒。

盗贼们搜身之后，当然是一无所获。一直没有言声的诸葛亮当然也解开了行囊，他首先把几本书递给盗贼，盗贼看也没看，只去抢那些衣物，然后呼啸而去。

妇人们这才在空落落的林径间哭出声来。诸葛玄掩面叹道：“我们只怕也要饿死在这里了。”只有诸葛亮一声不语，把几件首饰捧到叔父面前。叔父甚为惊讶，他没想到诸葛亮没把首饰包在衣物中，而是夹藏在书里。这的确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了。诸葛玄觉得在他抚养侄儿期间，没白教他读了几本书。

这段最初的经历，无疑使年少的诸葛亮第一次真正地认识到面对敌手时，智慧有时比力量更重要，这不能不影响到他以后命运的另一种选择。

总算到了荆州刺史刘表的门前。

刘表没有把诸葛一家当成不速之客，寒暄、叙旧、沐浴、更衣、

筵席，刘表充分尽了一下地主之谊。诸葛玄的一颗心终于在刘表的热情中放下了。

客人做罢，下来便是考虑一些实际的生活，一家人不可能永远在别人的门楣下做客。但是，由于逃亡而和政府再无牵连的诸葛玄绝不会谋得刘表手下的重要位置。最后，诸葛玄只好留在刘表的府里充当一名幕僚，这样，诸葛玄一家人的生活，果真成了当时诸葛瑾所努力回避的生活——寄人篱下。

寄人篱下的生活是年少的诸葛亮也不情愿的，他想再寻找一个更好的、适宜自己的地方去过独立的生活。不幸的是，悲哀再次袭击了他，一年后，他的叔父诸葛玄也离开了人世。于是，诸葛亮在叔父入土之后，就靠叔父所留给他的一点微薄得可怜的资财，走进刘表的厅堂，表明自己愿意离开这里。

终于，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16岁的诸葛亮领着他的弟弟诸葛均离开了荆州府。

汉献帝建安二年时，诸葛亮终在南阳一个叫隆中的乡间定居下来。这年，诸葛亮总算结束了流浪的年少时期。从此，历史及民间也有了南阳诸葛庐的记载。

同时，诸葛亮晴耕雨读的隐居生涯也开始了。